

# 一轮明月照心中

□ 李晓

这一轮明月,照亮世俗的生活,让我们热爱着沧海

横流的人生,感念着气象万千的世界

浩瀚的中国古代诗词里,一轮明月升起在大海、荒漠、群山、旅途、故乡上空,这样一轮明月,倾听着无尽的家国情怀、离愁别绪。这样一轮明月,已经深深植入中国人的情感基因,绵延万年。

在中国人仰望的月亮里,每年中秋的这一轮明月最圆最亮,它被记忆和情感的瞳孔无限放大。这样一轮高悬天空的月亮,让华夏子孙风尘仆仆穿越时空的距离,聚集在明月之下,找到了情感大河的源头。

中秋的月亮,总是为故乡而升起,风全向你吹来,光全洒进你心里。明月照亮的地方,它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,也是中国人情感归宿的故乡。

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,总在月亮的晚上响起。30多年前的中秋,台湾诗人席慕蓉回到故乡内蒙古的草原。迎接她的,不是无数次想象中天似穹庐盖四野的故乡,父亲的家已经成了废墟,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已是风沙滚滚,不过让她动容落泪的一幕出现了:同胞们站立在风沙弥漫的土坡上,端着奶茶捧上酒壶,牵着马,给她穿上蒙古长袍,故乡大地敞开怀抱,以这样一种隆重的仪式欢迎她的归来。这次回乡,让席慕蓉从心

里真正接纳了故乡,它从想象的空中落地,在中秋的月光下得以清晰显影。后来,从席慕蓉文字里流淌出的故乡,已成了她用饱满情感与现实土壤交接起来的一片世界,这更是一片触满回忆根须之后蓬勃生长起来的故乡大树,它从没有在树的年轮里老去。

中秋是人间和谐统一的时刻。这一轮明月的清辉之下,大地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发酵出迷人奶香,空气飘着薄荷的味道,天蓝似湖水,让我们思念的潮水涌向归家的方向,情感的大河流向归依的港湾。中秋月光下,它让我们想起大地之上人类命运的悲喜交集,聚散分离。这样的明月,让一颗浸透了月光的心变得多汁,充满了敬畏与感恩,万物在心,它或许不是最好的,但足以让人珍惜。

人在月光下,是最容易产生梦幻迷离感受的。多年以前,我读到过作家鲍尔吉·原野的一篇散文《月光手帕》。一个医院里的小女孩,在中秋月光下,看见楼梯间一个薄白之物在夜风中晃动,于是伸出手去捡,小女孩捡到的,是一张“月光手帕”。原来是小女孩把那一团飘忽在楼梯的月光,看成了摊在上面的一张白手帕。等小女孩羞怯地走开,鲍尔吉·原野才生出感伤,感伤于自己没有小女孩那

样的空灵,没有弯下腰去捡“月光手帕”。因为一双磨炼得很俗气老道的眼睛极易发现月光的破绽,于是也就失去了一次与美相拥的愉悦。原野感叹说,多希望当时小女孩把“月光手帕”捡起来,在月光下抖一抖啊。小女孩,你现在该步入中年季节了吧,在你眼里,还能看到“月光手帕”摊在岁月长廊上吗?

民谣歌手李春波在《一封家书》里这样唱道:“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,别舍不得穿上吧,以前儿子不太听话,现在懂事长大了,哥哥姐姐常回来吧,替我问候他们吧。”据说,李春波当年就是在广州流浪时的一个中秋夜里,一气呵成给远在沈阳的家人写下这首歌词。3年前的一个中秋夜里,老家的祥哥在广州城里同生意场上的人轮番喝着酒,他突然给我打来电话,说在广州高楼伸天灯火璀璨的夜里看不到天空的月亮,他请求我通过手机拍几张老家山梁上空的月亮照片发过去。

那个中秋夜里,我驱车回到20多公里外的老家,寂静山野被月光浸泡着,人走山间,心如浮动在月光荡漾的湖面上。当晚,在祥哥的微信朋友圈里,我看到了他发的“看啊,这是我老家的月亮”图片。

中秋的月亮,我在尘世已经望了这么多年。我现在也明白了,这一轮明月,它最美好的时分,不一定是在一年之中的中秋夜。它升起在我们的心中,照亮着我们世俗的生活,在这一轮精神月亮的激励之中,热爱着我们沧海横流的人生,感念着我们气象万千的世界。

## 土楼之上

□ 刘笑伟

我们不应该忘记了后代的团圆,

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

临近中秋,我参加了中国作协等单位组织的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“重走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”采风活动。说到永定,自然而然会想起客家土楼。土楼已成为客家人的象征,更成为一种文化遗产令国人骄傲、令世界瞩目。

车行山道间,我们可以看到山脚下的一片片土楼。最奇妙的感受是在黄昏时分。暮色渐起,清角吹寒,我们在山腰间俯瞰,翠树黄花间,土楼极像一轮油亮亮的圆月,闪烁在大地之上。这真是一幅人间美景!

圆月,寄托着人间最美好的情感,最真挚的祝愿——团圆。其实,在闽西这片红色沃土上,在这些饱经沧桑的土楼里,还埋藏着多少团圆的故事。

在中央苏区红色交通线纪念馆,我们了解到有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红色团圆之路。这条红色交通线,是土地战争时期,在上海的党中央通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一条秘密交通线。它的出发点是上海,然后经香港、汕头、潮州、大埔、永定、上杭、长汀等地到达瑞金,绵延在闽粤赣3省的高山密林里,蜿蜒曲折达数千公里。当年,闽西人民付出献血和生命的代价,让这条交通线安全畅通达5年之久,为中国革命发挥了重大作用。这条秘密交通线,使多少共产党人从白区进入苏区,与战友们团圆啊。

土楼上的圆月,见证过这样一段历史。在纪念馆里,讲解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。当年,秘密交通线上的一位交通站负责人卢伟良,身背五百块银元,前往上海给党中央送经费。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,把五百块银元用布条绑在身上,化妆成浑身臭气熏天的乞丐,突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线,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。到达上海后,因为银元绑得太紧太久,当撕开布条取下银元的时候,银元已与皮肉紧紧粘在一起……讲解员说,当时一块银元可买一头牛,按照今天的价格核算,卢伟良当年背负的是上千万元的巨款。当时,没有任何人监督,全凭着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的坚定信仰。

在伯公凹交通站,与这轮圆月一样明亮的,还有一盏伯公灯。伯公凹地处闽粤交界处,位于龙岩市永定区城郊镇桃坑村,与广东省大埔县茶阳镇党坪村相距不过百米。伯公凹四周全是荒山野岭,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,成为交通线上非常重要的交通站。山坳上,有一座小小的伯公庙,庙里也常年亮着一盏油灯。油灯虽然没有专人看管,却总有村民为其剪芯添油。这盏灯,曾是当年交通员的信号灯。当年,交通员们只要在深山密林里,看到山坳口依稀闪烁的灯火,就是伯公凹快到了!

1931年,一位重要人物从上海出发,经秘密交通线前往中央苏区。12月17日,这位重要人物历经磨难,来到了伯公凹。当时的交通员邹端仁连忙让妻子赖三妹为客人烧热水烫脚缓解疲劳,还非常热情地炖了鸭汤款待客人。第二天,客人临走时掏出三块银元给赖三妹,说留给她贴补家用。后来,她才得知这位化名少山的同志就是周恩来。此后,无论家里如何困难,她都舍不得用这三块银元,并当作传家宝代代相传至今。2017年,邹家的第四代传人邹广敦将银元无偿捐赠给了历史博物馆。

土地革命战争时,伯公凹的邹氏家族贫苦至极。但他们又是富有的:从1930年开始到红军长征前,伯公凹交通站传送了大量的党中央与苏区往来的秘密文件,并成功护送6000多担中央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,其中有当时非常珍贵且价值不菲的食盐、布匹、药品、印刷机、军需用品、电台,等等。伯公凹交通站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,用秘密交通员的血肉之躯铺就了通往中央苏区的生命线、保障线。他们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,仅邹广敦家里,就牺牲了7位前辈。如今,一部叫作《信仰》的话剧正在永定上演,就是根据伯公凹交通站的事迹改编的。

土楼的圆月,静静照耀着人间,从过去到今天。在这样的月色中,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,忘记了后代的团圆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,是他们使我们拥有今天的幸福生活。夜色中,我再次举头凝望土楼上的圆月,仿佛看到那条红色交通线,在月光下向我们的内心深处延伸。

## 人月团圆两相宜

□ 陈华文

在这个追梦的时代,我们没有理由不昂扬奋进,珍惜和

拥抱着属于我们的良辰

20世纪80年代,我还是一个孩子,在江汉平原的农村生活。那时的生活不算富裕,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鱼肉和点心。1987年,当时家境有了一些改善,春节和端午过了之后,我就期盼中秋的到来。因为在这一天,吃鱼吃肉自不必说,还能美美地吃上又香又甜的月饼。

这一年的中秋,爸妈依然在田里忙活着,而奶奶准备了一桌好菜好饭。奶奶知道我嘴馋,清早在集市上买的3斤小月饼,偷偷地藏起来,生怕我抢先给吃了。我像个小老鼠,在家里偷偷乱翻未果。夕阳西下,爸妈从田里回家后,我们就

开始吃丰盛的晚餐。粉蒸肉、鱼丸子、爆炒鳝鱼等佳肴,吃得我满嘴是油。

不知不觉天全黑了。夜空中,金黄色的圆月高悬在密密麻麻的大树之上。秋夜的凉风吹来,令人惬意无比。这时,奶奶把小桌子摆在家门口,准备了热茶、葡萄、糖果等吃食。我们一家人围着小桌子即将赏月、吃月饼、拉家常。我对这些没有兴趣,急切地等待奶奶把月饼端出来。过了20分钟,奶奶终于神奇地端出了月饼。大失所望的是,仅仅只是3个月饼。一家四口人,这怎么吃?我很不满地看着奶奶。奶奶平时可不这么小气啊!

不仅我感到疑惑,爸妈也是不解。“一年就吃一次月饼,您不要舍不得,都端出来啊。”爸爸也催奶奶。奶奶微微低着头,有些不好意思。我顿时生气地说:“奶奶,是不是其他月饼,您一个人吃光了?”奶奶还是不吱声,妈妈在一旁瞪着我,示意不得无礼。

当我们一家陷入尴尬之境时,村里的刘阿婆借着月色,缓缓地来到我家门口。刘阿婆胳膊上挽着一个篮子和布袋,篮子里是满满的花生。我们全家起身,爸妈客气地和刘阿婆寒暄。“老姐姐,您是好人,您送我的月饼,礼太重了,我担不起啊,自己种的花生,送你们吃。”刘阿婆对着奶奶感激地说。

我全明白了!奶奶把我们家的月饼,居然送给刘阿婆。我怎么也想不通。此时,刘阿婆从布袋里拿出用油纸包的月饼,归还给我们,就要离开。

“使不得,使不得,月饼您一定要收下。”奶奶急切地说。奶奶说边把月饼回递给刘阿婆。爸爸妈妈也跟着说:“收下吧,刘婶,您一个人生活不容易,收下吧。”刘阿婆推脱不过,只好接过月饼,转身走了。她一边走一边喃喃自语:“好人啊,真是好人啊。”

